

田野中的情欲

朱元鸿

「开在性这个领域，唯有到了今日才有可能探讨」。这是性学家 Havelock Ellis 在 1929 年为其学生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野蛮人的性生活》一书作序时的评论。而马林诺斯基在其《野蛮社会里的性与压抑》自序中强调：「对于性和人类许多可耻卑污虚荣的心理公开探讨……我认为对科学极具价值」（Malinowski 1955 [1927]:6）。

在距今七十年之前，人类学者就已经强调了探究「性」的科学价值，而且已经对土着的性生活以民族志田野观察完成了人类学的经典著作。当然无庸我们在此后见夸夸这个主题如何重要，然而我们仍有兴趣追问：在所谓田野观察这么悠久的科学事业里，性的领域有些什么是「即使到了今日还不便探讨」的问题？甚至「公开探讨」还可能具有重估所谓田野科学观察的价值？

1. 沈默的结构

自马林诺斯基以来，人类学的目光往往同时关注于「性」与「野蛮人」（sex and savage）。异乡与异色（exotic / erotic）之间的差别，原本就很细微。人类学是致力于记录与分析异族风俗习惯的科学，异族性生活的采风也就成为重要展示之一¹。然而，相对于展示异族

¹ Kulik 引述了一个对人类学工作有点冒犯却历久不歇的讽喻：“peeping through keyholes and broadcasting what we see there.” Kulik 陈列了人类学文献里性采风的成

性生活的科学成就，绝大多数民族志研究者仍然绝口不提自己在田野过程中与性有关的经验：无论是情欲或禁欲、有性或无性。相对于民族志者观察的异色田野，研究工作本身却通常予人严格自律的印象。就如 Esther Newton (1996:213) 说的：「在研究所里——因为从不曾有人提及——我学到，田野工作者与其报导人之间的情欲要么不存在，要么不正当，要么不能被谈论，而我不确知究竟是哪个？」甚至一套详尽指引田野研究的手册里 (Ellen 1984)，也找不到任何有关「性」的索引标题。这并不是说人类学研究生就没有学到关于情欲的田野伦理法则。这个不成文的、不能明说的、不受疑问的法则 (unwritten, unspoken, unquestioned rule)，Kulick 认为可以总归为一个指令：不要 (*Don't*) (Kulick and Willson 1995: 10)。

然而，我们还是困惑「不要」什么？不要有念头？不要发生关系？不要记录书写？不要公开谈论？——这是四种科学地位不同的自律方式，也各自有其值得探讨的问题结构。当一个学科的田野工作者都以不具情欲意识的方式从事田野，那么这种研究的知觉结构有什么特殊意义？如果一个学科的田野工作者都在田野过程中严格禁欲，那么这个贞洁结构是否也有其特殊意义？如果在田野中，研究者的情绪、情欲确实成为经验的问题，那么不可记述的秘密结构会是什么？如果田野中研究者的情欲经验，无论是成长历练还是危机灾难，不能公开谈论，那么这个沈默结构又意味什么？

若田野工作者的情欲经验仍然是个被包藏的「非论题」 (nonsubject)，如 Newton (1996:213) 所形容的：这个沈默，「若非出于一项阴谋，也绝不会是个偶然」。晚近出现的两个论文集：《禁忌：人类学田野工作中的性、认同与情欲主体》 (Kulick and Willson 1995)，《田野现身：同性恋人类学者的反省》 (Lewin and Leap 1996) 集结了廿二篇论文，算是开始对这个「非论题」的沈默结构提出了

果：polyandry, puberty house, baloma conceptions, subincision, ghost marriage, ritual defloration, homosexual insemination, sleep crawling... (Kulick and Willson 1995: 3)。

一些聒噪的敲击。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客观性所具有的沈默效应。人类学企图成为对异族风俗习惯客观记录与分析的科学，而符合科学的客观观察假定了观察对象的真实意涵不但先于观察而存在，而且也不受客观观察的影响。如今愿意承认这种天真实证论的人类学者或许不多，然而深植于这个观点的科学想像仍然不愿泄漏田野中被认为是不科学的、主观的经验。研究者的背景、位置被当作不相干，在正文中让自己隐身不见，成为纯粹观察者；个人叙事的体裁受到轻蔑，被当作自我耽溺、琐碎、异论，对于自己的情绪、情欲与性的讨论更是犯禁。

当然，民族志研究者自己就是搜集资料的基本工具，学科的要求是进入田野，与研究对象一起生活，共同经历生活中的情境状况。但是这个预设，用 Rabinow (1977:4) 的话来说，有个之前 / 之后的矛盾：「当研究生时所受的教诲是：人类学就是经验，直到你经验到如何做，才算个人类学者。然而从田野回来后，却发现事实上相反：人类学并非那所谓的经验，有价值的成果只不过是带回来的客观资料」。主体经验与客观资料之间的矛盾，也说明了民族志文献的特殊体裁：个人叙事少有例外地出现在引言或第一章，记述作者如何初抵田野场址，遭遇什么对待、艰难的语言学习过程、如何慢慢受到接纳，以及最后离别时的失落感伤。这种惯例开场的个人叙事绝非偶然，而具有以主体经验锚定权威的重要作用——我曾在那儿 (I was there)。此后进入客观描述的正文，主体就必须退隐消逝，以确立科学的客观性权威。这是民族志文本权威的两条腿²：无法取代的个人经验——我曾在那儿；然后，文中描述分析的都是独立于我的客观过程——我隐身，没有偏见、没有影响、没有情绪、没有情欲，甚至没有性别、没有肤色。

这么个抽离身体、没有位置、不成问题意识 (unproblematic)

² 民族志文本权威两条腿的讨论见 (Rabinow 1986; Pratt 1986; Clifford 1988)。

260 的观察者，不仅只是个科学客观性的迷思。Haraway 生动地表述这所谓的科学客观性：

从酷儿空间到教育空间

这凝视来自无处（nowhere）。这凝视神话般地铭写于所有标志了的躯体，使得未标志的范畴宣称能见的权力而不为所见，代现而不受代现。这凝视意味着白人与男性未受标志的位置（1988: 581）。

女性主义论述很切当的将这种抽离身体的、探灯般的凝视（disembodied, beam-like “gaze”）表征为一种占有（Kulick and Willson 1995: 269）。民族志成就、人类学者生涯的度量，往往在于是否能让他人开启，透露秘密：巫术的配方、崇拜的祭物、内传的神话、隐藏的仪式、私密的经验…都可成为有价值的商品，但是这个凝视绝不反身透露自己。于是，超然观察者与其观察对象或报导人之间，没有自我呈现与身份整饰（identity management）的问题意识。也因此，所有涉入关系与反身性认同建构的社会文化脉络：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年龄歧视、阶级、剥削、支配、恐同意识…也就在批判检视的界域之外。

观察者自我隐身的客观形像，在过去廿年先后受到几种不同但却交织而来的批评质疑。女性主义对田野研究的批评质疑在客观性要求之下将「学术」与「个人探问」（personal quest）二分的格局，鼓舞了以妇女为中心的研究主题，以她们的语言叙述她们的故事。女性主义人类学者她们自己就是以相对于男性的「他异者」（other）位置发言。指向殖民主义的批判则检视人类学知识论上的殖民主义遗绪，特别是民族志书写的体裁风格（Trinh 1989; Harrison 1991）。原本聚焦于他异者的人类学凝视，开始转向省察自己的社会与学科自身。最近，同性恋与酷儿也以理论与研究加入了论战，特别为田野中的身份整饰、性与情欲贡献了许多细微的主题。这几种批评质疑有相互交织的脉络。Newton 指出：

异性恋男性的性——无论在个人层次多么困扰烦恼——是文

化「自我」(cultural “ego”)，是预设的主体性，而对女性与同性恋来说，性与性别却从来不能是无问题意识的，因此可以理解，她/他们开始以这些议题向整个学科抛出质问(1996: 218)。

而在不同的脉络里，白人的、汉人的、或中产阶级的性，也是无(须)标记的文化预设(unmarked cultural given)³。这些无标记的文化预设，就是沈默的结构：一方面预设的文化主体被置于批判检视的界外，一方面以学术的不认识/不认可而继续令某些主题缄默。例如反身性探讨情欲或同性恋的主题，在学科内(教职、研究经费、发表)长期受到拒绝与歧视(Jacobs 1996)，即便在打破沈默的今日，这类主题是否受认可为「正经学术」仍不确定。

田野中的情欲之所以成为「有意义的沈默」，当然不仅是科学的问题，也是伦理的问题。情欲与性是自我的构成原则，界定了一个人的性格、品行，也深刻牵动了主体自身及其社会关系。田野中的情欲不但搅动了研究者自我的界线，有危及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关系的可能，模糊了学术角色与私人生活，更涉及种族与性别之间的权力、剥削等诸多质疑，是个困难而令人焦虑的问题丛结。然而将其盖上不伦(unethical)的封印而扫到学科规训的地毯下，仍然回避了知识生产过程中许多必须持续批判探讨的关键问题。

即使就伦理而言，「不要」(Don't do it!)——一个禁欲指令——也并非是无问题的。让我们重读马林诺斯基的另类经典——《日志》(Malinowski 1989 [1967])——来探讨贞洁的结构。

11. 禁欲者的邪念

Friday 15. ...Dirty thoughts (trying to struggle against them by thinking of E.R.M. ⁴, but unsuccessfully) ...

3 在作者关切的台湾娼妓研究里，汉人、中产阶级的性，是毋须标记的文化预设。

4 E.R.M. 马林诺斯基在家乡的未婚妻。是马林诺斯基在田野中对抗「邪念」或「肮

Sunday 17. ...Only when you lack strength and dirty thoughts assail you——only then is moral stamina put to the test.

Thursday, 4.19 [sic]. ...A pretty, finely built girl walked ahead of me. I watched the muscles of her back, her figure, her legs, and the beauty of the body so hidden to us, whites, fascinated me... I was sorry I was not a savage and could not possess this pretty girl.

Sunday, 5.5.18. ...In the morning began to read Lettres des femmes, One of them very naughty, got on my nerves... I pawed Jabulona, and had guilt feelings... I must not touch a woman with sub-erotic intentions, I must not betray E.R.M. mentally...

7.18.18... The real problem is: why must you always behave as if God were watching you?

—Bronislaw Malinowski, *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
How colonial of me, I later thought: I want into their lives, but only as a voyeur.

—— Deborah Elliston, 'The Dynamics of Difficult Conversations: Talking Sex in Tahiti'

Raymond Firth, 马林诺斯基的学生与友人, 在为《日志》第二版序言时追溯了首版后廿年之间的议论与评价。这份当事人私存, 无意发表的田野《日志》, 在遗孀的授意下出版, 被视为一项背叛 / 出卖 / 泄密、侵犯隐私的出版丑闻。马林诺斯基的友人与倾慕者尤其忧虑这项不名誉的出版将伤害马氏的声望, 因为《日志》暴露了马氏的弱点, 而这些弱点将在商业利用下受到公众注意, 或是对照出截然异于大师形象的负面印象, 授予马氏反对者以话柄 (Firth 1989, xxii-xxiii)。的确, 过去廿多年来, 《日志》所暴露的「弱点」不断受到仔细的检视: 对土着的恶感、时而爆发的脾气、工作的偏执、情欲的诱惑与挣扎、焦虑自责、沮丧、厌倦、对文明世界的渴望想念...。《日志》里这些难以驾驭的人性, 与马林诺斯基 Argonauts

脏欲望」时紧握的法器。虽然未必都灵。

(1922)里科学呈现的事实，形成深刻的对比。James Clifford (1988) 刻意并列这两份源出于相同田野经验的文本，彰显了其间对比的戏剧性：在 *Argonauts* 里权威的参与观察者、包容了解、冷静客观、严谨、宽大的作者，在《日志》里是看不到的；而《日志》里对土着的入情、欲念、嫌恶、种种暧昧的情绪，也是在 *Argonauts* 里看不到的⁵。

Clifford 把 *Argonauts* 视为一个他异文化的虚构，而将《日志》视为马林诺斯基自我的虚构，强调《日志》不应被当作田野真相的揭露，因为两种文本都只是书写的特殊尝试，都不能穷尽田野的经验 (1988: 97)。这种说法略过了一个问题——Clifford 也提到「《日志》的出版曾为人类学的公众形象引起了一件丑闻」(ibid.)——但是他没有问：为什么？Audrey Richards，马林诺斯基另一位学生与友人，曾极力反对《日志》的出版，在出版后却发表一篇书评，努力导读《日志》的意义：马林诺斯基是「anti-hero，因为没有人曾像他那么无情的坦白自己的缺陷」(引自 Firth 1989, xxiii)。但是我们不能忘了：无情的坦白原仅是保留给作者自己的，倒是一件被视为背叛/出卖/泄密的出版丑闻，才成就了一位值得欣赏的 anti-hero。我要强调的是，《日志》之所以成为人类学史的一件重要文献，并不如 Clifford 所言——因为它使我们了解田野遭遇的复杂性，任何文本都只是部份的建构——而在于使我们敏感到一个问题：什么样的经验，或表达经验的书写，会遭到检禁，有引起丑闻的危险？又为什么？⁶

从《日志》可以看出，就知觉结构而言，马林诺斯基并非以没有性意识的纯洁心灵从事田野工作。如果这位父祖辈大师的民族志研究可以作为典范，至少我们的学科规训不再有理由以不具性意识的天真知觉结构作为预设或作为教训。那么，贞洁呢？《日志》的

5 这两份文本所源出的田野在时空上并非完全重迭，Clifford 选择其中相对应的部份作对比，说明见 (Clifford 1988: 97-98, fn.4)。

6 这一段作者曾以不同的脉络讨论，见朱元鸿 (1997)。

戏剧性张力就在于「邪念」环伺之下的试炼。在行为上，我们读到马氏「粗鲁的盘弄」(pawed) 田野中的女人。Newton (1996: 215) 更有欠恭谨的暗示：「或许不止」，并提醒读者：《日志》是经过马氏遗孀检禁过滤之后才出版的。这个怀疑显得很冒犯，然而我们却无法否认。从田野经验，我们发觉这是个任何田野工作者都可能遭遇到的有趣情境（或绝望情境，因人而异）：在当前关于田野情欲的秘密与沈默结构之下，当面对贞洁的怀疑时，无论以沈默或是声明、否认或是告白，都无法祛除这个怀疑。『或许不止』，是个无止尽的好奇、想像或闲话。

Newton 不恭谨的阅读，摆明了挑衅的姿态，质疑《日志》出版后常见的防卫性评论：《日志》让我们知道了许多马林诺斯基的「私人」点滴，却不影响我们所认识的、作为社会科学家的马林诺斯基。这些评论，将马氏的情欲、健康状况、对土着的乖戾、以及田野工作的焦虑不安都归属为「私人」(person) 范畴，与一个公开的社会科学家无关；或者认为可以将民族志者划分为高低两部份，高层的是心灵、智识、(客观) 意识，低层的是肉体、情绪、自我意识。Newton (1996: 216) 认为，这些评论都在整饰《日志》对于人类学事业的深刻冲击。而在首版时唯有 Clifford Geertz (1967) 的书评承认这个危机：《日志》所透露马氏的「私人」与「社会科学家」之间的鸿沟，冲毁了人类学自我表彰的形象。然而 Geertz 紧接着评论：至于马林诺斯基则更值得钦佩赞赏，因为「透过科学铸炼的神奇转化」，他英雄式的超克了他对土着的恶念恶态而成为一个「卓越的民族志者」。

神奇地转换到一个「试炼」的脉络，贞洁的怀疑，成为显得很琐碎的问题。无论东方或西方，深入 (penetrating) 处女地——唐僧取经的西域、人类学田野的蛮乡——接受试炼的英雄都是男性，而魔障的代表则为女性⁷。事实上，早有人将马氏譬喻为「在荒地受

7 这里所指的并非生物性别，而是 de Lauretis 所说的“phallic position”。

试炼的神父」(the desert Fathers tempted by devils, 引自 Newton 1996: 216)。《日志》于是被当作试炼的「精神告解」。Newton 敏锐地观察到这种精神告解与与清教徒训诲文集之间的相似,也因此,试炼过程里的低层(肉体的、情欲的)经验最终仍然统合于基督教训诲的德行。我们也可以从唐僧西游的试炼里,看到东方宗教的类似版本。在试炼的脉络下,确实,所有异族的情欲(主体或客体)都成了试炼的魔障,而所有反英雄的弱点、迷惑、失足,都成就了一位(我族)加倍可钦的宗教或科学英雄。

《日志》的读者对马林诺斯基禁欲的挣扎提出了不同的诠释。Hsu (1979) 认为这种抗拒出于种族与文化的优越感,隐含的层级关系使得他心理上难以接受「土女」为性伴。这种诠释就《日志》而言不无道理,然而却难以成为通则的充分解释,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优越感未必会令白人或汉人男性回避与「土女」的性关系。而且优越感与情欲的关系,对男性与女性的人类学者也分别呈现为不同的问题意识。Wengle (1988: 123-5) 为马氏的禁欲挣扎提出的诠释则为:在异文化的脉络里,他企图保存自我认同,而性自我的核心表征。生活在异乡,自我早已有模糊之虞,而陷于亲密的性关系将是更大的威胁,因此他极力将性想念导向遥远的家乡,维系一个认同的纽带。当然,「种族与文化的优越感」与「企图保存自我认同」这两种诠释是可相容的。确实,《日志》里马林诺斯基保持自我纯洁的情欲挣扎,所再三惕励的责任感,是对遥远家乡未婚妻的,而从来不是对田野中成为他欲望对象的女人。这至少局部透露了他在田野中的主体位置。他所内化的禁制,那「犹如神在垂视」的神,至少不是个土着的神。

III. 情欲身份

如果田野中关键的认同划异是「自我与他异者」(the self and the Other),那么,为什么田野中的情欲,就如 Wengle 说的:对于民

266 族志者是个「丧失自我的根本问题」(‘the ultimate problem...of self-loss,’ 1988: 124)? 借用 Jill Dubisch 的问句:

从酷儿空间到教育空间

我们几乎什么事都与我们的报导人一起做: 分享他们的生活、同餐共饮、加入他们的仪式、成为他们家庭的一份子、成为亲密的朋友、往往建立终身的关系。而同时, 我们为了自己的目的而「用」他们, 借书写或言说而公开他们生活中个人的或私密的面向, 为我们的学术目的而挪占这些生活经验。无论就哪个角度来说——亲密、信守、或剥削——性关系又比我们与「土着」间这些通常关系, 程度上有何更甚之处? (1995: 31)

再说, 为什么田野中的性关系就意味着「自我灭顶」(self-loss)? 灭顶之后的自我又是什么状态? Cesara (假名) 是第一位公开书写田野性经验的女性人类学者, 她在非洲田野工作期间分别与一位公务员以及一位地方官涉入关系, 她以温暖的笔触描述这样的关系使她「从一位人类学女生转变为一位女人以及民族志者」(1982: vii)。「在所研究的民族里, 透过对一位特定个人的爱与情绪, 可以整体地把捉那个文化」, 这样的关系「为我开启了 Lenda (族名) 的门扉... 我指的不是他为我引见朋友, 而是他开启了我的情感与心灵」(1982: 60-1)。

女性民族志者在异乡的田野一样感到寂寞孤独, 而且有许多空间是她单独无法进入的, 在人身安全上也比男性更易受到性侵扰的威胁。Gearing (1995) 描述她在西印度群岛圣文生的田野, 在这样脆弱的感受下, 一位聪明风趣体贴又有魅力的男性报导人 E.C. 令她想要结合学术研究与个人情欲的念头难以抗拒。恐惧村人轻蔑闲话原是深刻的焦虑, 然而当性关系公开后, 社会接受的正面回应令她意外, 女性村人为她感到高兴, 男性村人则将她当作成年女人。除了社会接受与地位提升, 这个关系使她获得深入圣文生情欲生活、性别、亲属与家庭各面向的洞见, 这些经验成为她博士论文的内容。随关系进展, 两人结婚, E.C. 并随她返美, 成为「从田野中携眷返乡」的一例。然而这时, 从朋友困窘迟滞的问候, 与同事力图掩饰

的狼狈，才令她觉察这桩美国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与第三世界工人阶级黑人男性之间的婚姻，文化、种族、阶级、性别的对比界线，在自己的社会里要更为严峻。两年后，由于 E.C. 文化适应的困难而离婚了，但两人仍是合作与教养子女的伙伴。Gearing 在这篇十年之后的反省时表示：

做为女人而言，我与 E.C. 在田野中的关系是美好的，无论就情绪、性、智识而言都很满足…十年之后，我仍丝毫不怀疑我与 E.C. 的关系无限地丰富了我的生活和我的研究。我从不觉得我们的关系是剥削利用或不合伦理的，那时不曾，现在也不会（1995: 203）。

Cesara 与 Gearing 都以相当正面的情欲主体经验批评「自我 / 他者」、「我们 / 他们」的划分区隔以及客观抽离的假设。对「不要」的禁欲指令，提出了另类观点。然而，我们仍须小心，这些成功故事并未充分呈现田野情欲的复杂情境与风险。

若「自我」并非一个必须力保纯洁的恒常内容，而有可能经情欲历练而成长，那么，田野中的「他者」又何尝只是个静受观察描述的客体？我们在进入田野不久，就领悟了与我们相处的村民在动机、操控情境的能力与意志上都是颇可观的参局者（player），因此，无论「不涉入情绪的客观抽离」或是「解消彼此界线的亲密融合」都显得是过于单纯的图像。实际上错综的情境中，角色与距离的界定需要细微的折冲手段与协商策略。经常，即使在熟识阶段，研究者的身份仍会被遗忘、刻意漠视、甚至被迫重新协商。例如 Ruth Horowitz 回溯其芝加哥帮派社会的研究，就指出了一项常见的田野困境：在研究的初期阶段，她被帮派兄弟敬称为「报导女士」，在社交与探究问题上，享有比起「大哥的女人们」更为自由独立的空间，然而在熟识后，对她的性挑逗、调情、邀约与性提议却显着增加，而帮派文化对于成员的约制也逐渐强烈地限制她的研究活动。在田野第十五个月后感到严重困扰，而在第十八个月被迫退出田野

民族志者在田野中当然可以是情欲主体，但也经常——尤其是女性——可能成为情欲的客体，甚至因较高的教育、族群与身份而成为受追求的可婚对象。因此，一个虚构的婚姻身份——已经结婚或即将结婚的故事——往往策略性地用来回避不想要的异性追求。有些女同性恋研究者，即使不很情愿，也会运用同样的策略（Blackwood 1985: 56）。然而许多情境里，虚构的身份故事未必能有效排拒异性的追求，有时需要以更深刻的身体策略，象征性的标示自己“sexually unavailable”的身份。Morton（1995）以她先后两次怀孕说明了不同的身份整饰。在一次东加旅游中，来自澳洲，未满廿岁的 Morton，有意在异乡异色里「淹没自我」，与一位东加青年热恋结婚，怀孕生子，也真的体验了没有水电卫浴、没有隐私、人畜昆虫共处、姑嫂明争暗斗的东加妇女生活。这段婚姻在她偕眷返回澳洲后不久就结束了。七年后他以人类学研究计画回到东加时，人们并不把她的研究身份当真，反而她离婚的身份却受到东加男性比肩接踵的追求，然而年轻时令她迷惑的东加男性示爱方式，现在只令她感到嘲讽与不愉快。为了标示谢绝追求的身份，为了避免双重诱惑、为了避免可能的性骚扰、为了锚定自我、为了与家乡（澳洲）男友的纽带，Morton 于是在计画下受孕，以七周的身孕进入博士研究的田野。效果呢？据她说，当孕身可见之后，她逐渐受到已婚妇女的接纳，身处于男性之间也更觉得安全可靠，不再感到性骚扰的恐惧，经常在凉爽的傍晚独自到海边散步，胎儿的父亲不是东加人，恢复了作为「外人」的身份，而与村中女性的关系从原来的性竞争对手（sexual rivals）或长幼序成为朋友与同党，与妇女关系的开展对研究尤其是丰富的收获。

在同性恋的脉络中，田野中的情欲与身份整饰的问题意识，显着的不同于前述异性恋模式的贞洁、试炼或是婚姻、怀孕。对同性

8 这个问题作者也曾以另一个脉络讨论，见朱元鸿（1997）。

恋而言，他们是异性恋世界的他异者，因此异性恋结构的人类学分类，例如他族的异乡与我族的家乡，是不属于他们的隐喻。在异乡里禁欲以保存自我的纯净，保持与家乡（我族）的认同纽带，是不相干的假设。相反的，同性恋的田野工作者，同样经验身体与情绪的孤独，然而异化的空间与其说是异乡不如说是异性恋世界，因此唯有找到一个可以表达同性恋身份的空间，才能使异化的空间转为自在的空间（a home）。因此，在田野中安置自我的方式，未必是挣扎抗拒异族情欲的诱惑，而或许是找到能够共享情欲生活的同性恋伴侣。然而，如 Blackwood（1995）所分析的，纵令在异乡田野找到同性恋伴侣，不同文化脉络之下性别与性身份的范畴仍有许多差距，例如 T / 婆、butch / femm、cowok / cewek 并不全然对应，因此必须持续而细微的协商。而研究者在种族、社经地位的优势，又可能成为性身份扮演的困扰，例如一位种族与阶级优势的婆在社交情境中可能造成 T 的困窘。而且，异乡田野中的同性恋伴侣关系在田野结束后通常更难以保持，至少，无法像异性恋田野结缘的婚姻那样获得法律认可，以取得异族伴侣偕同返乡的签证。

事实上，在长期田野工作里，研究者与报导人所发展出的情欲关系，无论是否进入婚姻，无论是异性恋或同性恋，都是在田野社会特定环境之下的认同建构过程。若不说是创造一个虚构的身份，至少也是在田野生活中身份的顺应或改编（adaptation）。而在离开田野返乡之后，这样的身份脚本却会立即遭遇到自己社会度量极为不同的身份 / 划异结构，因而成为难以持续或难以承受的负担。这种困难，或许是「不要！」指令的一个理由。然而与其说不要有念头，不要有关系，这项指令所规范的却经常是将「私人的」区隔于「专业的」或「公共形像的」。于是，这里的同事朋友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些什么，那里的报导人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些什么。这个不成文的「不要！」与其说单纯是个禁欲的指令，毋宁说是个秘密与沈默的结构，双重身份之间的双重整饰，同时维系了自我形象与专业神圣感（理性客观）。这个专业的隐身位置，也是个特别的情欲身份。

认同，无论是自我或是他者，并非恒常不变的内在。若自我认同会随着田野的历练而成长，那么情欲经验应该是与这个历练转化不可切分的部份。其实，无性、清纯、贞节与情欲的活跃或魅力，同样是自我呈现的方式，可以是研究者在变动的田野情境中的不同饰演（*personae*）。很难想像在田野中界定情境的细微较劲或相互关系的动态协商可以排除情绪与身体的涉入。当然，饰演的抉择，仍然是个伦理问题，有若任何情境中的伦理抉择，承担了遭遇困局与矛盾的风险。然而依赖教条与准则，却可能是伦理的退化或反动。例如，遵循「不要」的指令，未必是毫无问题的贞洁。在田野中，保持自我纯洁不变的道德要求就如描述分析「他异者」却不受研究影响的科学客观性一样，都预设了一个最终掌控（*final control*）以及能见而不为所见的主体位置。这不仅是研究者个人的位置，而是个文化上——种族、族群、阶级、性别、年龄、性取向——未标志的位置。

反身性的探问自己如何观察他人，如何与他人互动，包括情欲关系，反省如何在田野过程中增进自我了解，其实意味着绝然不同的知识论与伦理观。Haraway（1988）质疑科学客观主义时，召唤女性主义的另类知识：局部观点的情境知识。这是个知识伦理学的召唤。这样的反身性探究的取向，被某些人类学者讥评为「凝视肚脐眼」（“*navel-gazing*”，Jarvie 1988: 428）。Kulick 在《禁忌》的编辑序言里也觉察，反身性的研究主题有可能遭主流人类学者标签为「自读的」（*masturbatory*）研究。我感到有趣的是，这些隐喻，在知识与书写的层次，所相对的当然不是科学客观性的「贞洁」，那么是什么呢？一个蒙面隐身的探 / 插入（*a self-effaced penetration*）？

- 朱元鸿, 1997. <背叛 / 泄密 / 出卖: 论民族志的冥界>,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 26 期, 页 29-65。
- Blackwood, Evelyn. 1995. "Falling in Love with an-Other Lesbian: Reflections on Identity in Fieldwork", D. Kulick and M. Willson (eds.) *Taboo: Sex, Identity and Erotic Subjectivity in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London: Routledge.
- Cesara, Manda [pseud.] 1982. *Reflections of a Woman Anthropologist: No Hiding Plac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Clifford, James. 1988. "On Ethnographic Authority," in J. Clifford,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 Twentieth-Century Ethnography, Literature, and Ar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Dubisch, Jill. 1995. "Lovers in the Field: Sex, Dominance, and Female Anthropologist," in D. Kulick and M. Willson (eds.) *Taboo: Sex, Identity and Erotic Subjectivity in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London: Routledge.
- Ellen, R. E., (ed.) 1984. *Ethnographic Research: A Guide to General Conduct*. London: Academic Press.
- Elliston, Deborah. 1993. "The Dynamics of Difficult Conversations: Talking Sex in Tahiti," paper presented at session on "Methodological and Ethical Issues in the Study of Sexuality,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November, Washington, D.C.
- Firth, Raymond. 1989. *Second Introduction to Malinowski, 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earing, Jean. 1995. "Fear and Loving in the West Indies: Research from the heart (as well as the head)", in D. Kulick and M. Willson (eds.) *Taboo: Sex, Identity and Erotic Subjectivity in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London: Routledge.
- Geertz, Clifford. 1967. "Under the Mosquito Net."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September 14: 12-13.
- Haraway, Donna. 1988. "Situated Knowledge: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Feminist Studies*. 14-3: 575-99.
- Harrison, Faye V (ed.) 1991. *Decolonizing Anthropology*. Washington, D.C.: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 Horowitz, Ruth. 1986. Remaining an Outsider: Membership as a threat to research rappor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14: 409-430.
- Hsu, Francis L.K. 1979. "The Cultural Problem of the Cultural Anthropologist".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81-3: 517-32.

- Jacobs, Sue-Ellen. 1996. "Afterword," in Lewin, E. and W. Leap (eds.). *Out in the Fie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pp.287-308.
- Jarvie, Ian. 1988. "Comment on 'Rhetoric and the Authority of Ethnography: Postmodernism and the social Reproduction of Texts' " by P. Steven Sangren, *Current Anthropology*. 29-3: 427-9.
- Kulick, Don and Margaret Willson (eds.) 1995. *Taboo: Sex, Identity and Erotic Subjectivity in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London: Routledge.
- Lewin, Ellen and William Leap (eds.) 1996. *Out in the Field: Reflections of Lesbian and Gay Anthropologis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Malinowski, Bronislaw. 1922.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London: Routledge.
- Malinowski, Bronislaw. 1955 [1927]. *Sex and Repression in Savage Society*. New York: Meridian Books.
- Malinowski, Bronislaw. 1987 [1929]. *The Sexual Life of Savages*. Boston: Beacon Press.
- Malinowski, Bronislaw. 1989 [1967]. *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Morton, Helen. 1995. "My 'Chastity Belt' : Avoiding Seduction in Tonga" , in D. Kulick and M. Willson (eds.) *Taboo: Sex, Identity and Erotic Subjectivity in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London: Routledge.
- Newton, Esther. 1996. "My Best informant' s Dress: The Erotic Equation in Fieldwork," in Lewin, E. and W. Leap (eds.) *Out in the Fie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Pratt, Mary Louise. 1986. "Fieldwork in Common Places," in J. Clifford and G.E.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abinow, Paul. 1977. *Reflections on Fieldwork in Morocco*.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abinow, Paul. 1986. "Representations Are Social Facts: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in Anthropology," in J. Clifford and G. E.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Trinh, T. Minh-ha. 1989. *Woman, Native, Other: Writing Postcoloniality and Femin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Wengle, John L. 1988. *Ethnographers in the Field: The Psychology of Research*. Tuscaloosa, Al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